

清詩話彙編

郭紹虞

編選

富壽蓀

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郭紹虞

編選

富壽蓀

校點

清詩話續編

四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老
生
常
談

老生常談

陽城延君壽荔浦手編

五律限於字句，雖有才氣，無從施展，極縱橫變化之能，仍不許溢於繩墨之外。如工部之岳陽樓第五句「親朋無一字」，與上文全不相連。然人於異鄉登臨，每有此種情懷。下接「老病有孤舟」，倘無「舟」字，則去題遠矣。「戎馬關山北」，所以「親朋無一字」也。以此句醒隔句「憑軒涕泗流」。親朋音乖，戎馬阻絕，所以「涕泗流」。「憑軒」者，樓之軒也。以工部之才爲律詩，其細鍼密綫有如此，他可類推。

看古人詩，要這等去講究，自家作了詩，要這等去推敲，漸漸打將去便到好處。然於構思拈筆時，則不必如此。若預先安排，我某處照應某處，胸中先有死法，筆下便無靈機。惟平日能領悟得功夫深了，則閉門造車，出門自然合轍。惟長律五十韻百韻，卻宜先分段落層次，又不在此例。

作詩當陳言之務去。所謂陳言，有一題即有一種口頭套話。如送人，則有「驪歌」、「驛柳」、「惜別」、「分手」、「把杯」、「灑淚」等字。其他類此。此種字未嘗不許用，我有真氣以帥之，則俗字化雅，粗字化細。言短音長，隨形賦物，學古人纔能操戈入室。

學古人濃至處易，疎澹處難。興會淋漓，一氣趕下，濃至也。迂迴往復，其不著力處，不弱不冗，游行自在，疎澹也。稍不留意，則諸病痛出矣。是又在洗伐功深，久久自免。時古文、古近體詩皆然。

詩話之作，要皆爲初學指示。若入之已深，心解則耳目皆廢，況古人之陳言乎？輕嘗淺試之人，先記了許多浮話，如杜稱詩聖，李稱詩仙，李賀之鬼，盧仝之怪，元輕白俗，島瘦郊寒。及叩其所以然之故，彼仍如墮終南霧裏，茫然不知巔岸。索觀所作，去輕、俗、寒、瘦不啻霄壤，何論仙、聖、鬼、怪！深沉好學之士，當深戒之也。

讀書是徹上徹下工夫，如人之全身然。今之作時文者，讀經書後即讀墨卷，博取科名，往往得之。經書，如人之首也。先秦、兩漢至於本朝諸書籍，如人之項以下也。作時文者絕不沿流而下，其淺者亦不信歸震川以至王耘渠、方百川輩，皆千古上下，洞悉古今成敗，人物理數，而後能卓卓自立也。若以時文爲時文，如芥舟而坳水也，不一刻水盡舟膠矣。作詩者又多習於唐以後故實，詩話等書，絕不沿流而上，其淺者亦不信漢、魏以至本朝諸家，皆千古上下，領會山川、草木、風雲變態，而後能卓卓自立也。人生作事不作則已，作則如斫堅陣，不破不休。常徙業與徒慕虛名者，終其身不濟事。

傳人之作，未有不經營慘澹而出者。太白之天才，似不關讀書，試想太白真未曾讀書，先能作詩耶？功夫到了純熟田地，亦有天機偶觸，率然而成者，非可數數見也。太白詩如「陶令辭彭澤」一首，是何等錘鍊而成。世人震於工部稱爲「敏捷千首」、「斗酒百篇」，便謂才氣好便能爲詩，豈不誣哉！

讀書謀生，不是兩事。彼有憑藉者無論矣。若本來家寒，心地又不能開爽，時刻惟薪水子孫是慮，作詩必不能超脫。百事不關心，枵腹又難從事。東坡在廣東置錢梁間，日又取用，如既有一年之費，即可讀一年之書，亦一法也。

古體詩要讀得爛熟，如讀墨卷法，方能得其音節氣味，於不論平仄中，卻有一自然之平仄。若七古詩泥定一韻到底，必該三平押腳，工部、昌黎即有不然處。聲調譜等書，可看可不看，不必執死法以繩活詩。惟平韻一韻到底，律句當避，不可不知。

七古無不轉韻者，至韓、蘇始多一韻，工部偶有之耳。蓋一韻易失於平，轉韻則多峭折之致，要各隨其才力，若強宗韓、蘇而爲疥駱駝，反不如瘦驕驢之爲愈也。至韻轉而氣行，韻不轉而波湧，才也而有學焉。入手當師高、岑，岑之詩氣盛而筆健，不在李、杜下。工部七古，選本頗盡其精華，餘則啓韓、歐一派，可以緩讀。前人學前人，亦只能得其中等之作，再加以自家心胸學問以變化之。如哀王孫等作，雖韓亦不能得其妙，所謂各人有各人獨至處。

沈歸愚謂工部秦州以後五言古詩，多類唐之作，或亦有之。然精意所到，益覺老手可愛。選本中常不經見者，亦當斟酌鈔讀，方有頭緒可尋，門戶可入。若但讀其三吏、三別、出塞、北征、咏懷等篇，急切難以入手。黃山谷善於學秦州以後詩，真能工於避熟就生，歸愚先生非之，非是。

大家之詩，佳者儘多，選本如何能盡？所以必得盡發其全，方能胸中有主宰。凡認真作事之人，豈有不讀李、杜、韓、蘇，不見全唐人詩之理。此特爲家中子弟鞭策之耳，其實不但四家。人於初學，當看選本；學業稍有進日，當悉覽古今諸名家之作，參其變化，以擷其精華，方能有得。

太白歌行真是不許人學。學之者先得其字面，「上有」云云，「下有」云云，「噫吁嘻」等字，則永墮呆相矣。

七律當以工部爲宗，附以劉夢得、李義山兩家。杜詩選讀甚難，當看其對句變化不測處。如「春水船如天上坐」，豈料對句爲「老年花似霧中看」哉！其妙處不可講說，正要出人意表。若只讀其「宿漁人還泛泛，清秋燕子故飛飛」，又震此爲秋興八首句也，便不可與言詩。

讀書隨人稱佛呼祖，隨人打街罵巷，皆不是好漢。必要設身處地，細細斟酌，不可孟浪。論者多引誅奸諛於既死爲口實，然昌黎集中，不曾叫罵。前人如袁才子拂水山莊詩：「老婢尚能憐沈約，與朝終竟薄楊彪。」言外有多少惋惜，便合風人之旨。可惜又有「官大降名署上頭」，「君多還要事空王」等句，則有傷雅道。

古文更難於詩，不可輕易捉筆。古人兼工者已少，韓、柳、東坡、介甫輩才力甚大，人不能及。前代歸震川、王遵巖不能詩。本朝壯悔堂詩，又當別論。魏叔子、姜宸英未見其有詩。汪堯峯詩，似不及文。邵子湘文，又不能過於詩。尤西堂文，恃才而怪，不可法。吳梅村、阮亭、午亭、飴山、竹垞、荔裳以及諸名人多刻有文集，要非專門。方望溪不爲詩。近年閩中朱梅崖亦不工詩。一人之精力聰明有限，豈能兼工，但不可不解耳。詩中之有序，即古文也。工部詩中小序，其古奧歷落之致，昌黎豈能遠過？其精神命脈，不在此耳。

後人論前人，以迹求者多。如稱孟子通於六經，而尤深於詩、書，是見其長引二書，解說深透耳，豈於易、禮、春秋僅止於通，遂不深耶！於是後人恐後人疑已經學，則六經皆有著述，究其闡發處，必下孟子遠甚，即愛之者亦不敢以爲多了三經，遂謂賢於孟子。即如論詩，則謂孟襄陽學問下韓退之遠

甚。初聆之似亦可信，細想來，韓所見之書，孟豈未曾見過？要是性情不同，不逞博，不好張大；或才氣本不能恢廓，正無妨各行其是，各成其好。韓門張籍、孟郊、皇甫湜輩，自是不如韓，亦不似韓。然正以不如不似，能自成家數。古人雖同時一堂，不相依傍如此。後人摩倣古人，酷肖陶、謝，酷肖韓、柳，自家之真面目性靈在何處？作詩與作墨卷不同，不許單倣人家樣子以求速飛。

李于鱗云：「唐無五古詩，而有其古詩。」此正不相沿襲處。唐去漢、魏已稍遠，隋末纖靡甚矣，倘沿去則日趨日下。曲江諸人振起之功甚偉，不可謂唐無古詩。獨工部出，目短曹、劉，氣靡屈、賈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予嘗謂讀北征詩與荊公上仁宗書，唐、宋有大文章，後人歛衽低首，推讓不遑，不敢復言文字矣。

此言出，人必謂震其長篇大作耳。不知「齊魯青未了」纔五字，讀孟嘗君傳纔數行，後人越發不能。古人手段，縱則長河落天，收則靈珠在握，神龍九霄，不得以大小論。

前論太白七古句有斷不當學者，工部亦然。如「得不哀痛塵再蒙」，著「嗚呼」二字，又疊一語，是其筆力氣勢，行文至此有不得不然之勢。李空同意在倣古，不嫌履人陳迹。後人以爲空同曾如此矣，我何不可如此，是讀書寡識之過。

作詩先要能下死工夫，如甘茂謂城不下當以宜陽之郭爲墓，示必死也。工部之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可證。當以氣爲主，雷掣電轟，不及掩耳。人稱石曼卿詩如飢鷹乍歸，迅速不可言。東坡之「筆所未到氣已吞」可證。臨時還須審視巧拙，然後落筆，一發則中其要害。昌黎之「盤馬彎弓惜不發」可

證。脫稿後又當細細推敲，隔日再視，隔數日、隔年餘再視，事過情遷，閱之尚如冷水澆背，陡然一驚，是一團精誠之氣，結於紙上，便永遠不可磨滅。訂全集時，當虛心與朋友商其去取，妙能割愛。工部之「晚節漸於詩律細」可證。歷觀古人所云，此是何等鄭重事，可輕心掉弄？如只是掠影浮光，天下何者不可爲，必要作詩。

在牆上見人所黏詩草，案上見人所刻硃卷，論當從寬。蓋能中式，能倡和，便好。若是刻了集，是出問世人，便恕不過去。此刊行之不可造次也。然有人吹毛索癢，想來尚是有斑之豹皮，直得去吹索。縣津似不如漁洋，人能知之。當時有合刻詩稿，人吹索漁洋，不吹索縣津，是縣津死漁洋不死也。古人謂蓋棺然後論定，到蓋棺了，人品學問已定，一切功名勢位，窮檐陋巷，皆無分別，則真評出矣。

從小先讀古體詩，發筆時當從五律入手。此體爲試帖之源，且可上開古體，下啓七言。亦有先從歌行入者，余友雋三是也。若先從七律，一落俗格油腔，便不可醫治。少年做不通詩，容易教得好；中年做俗通詩，斷斷教不好。何也？溼革之鼓永不響，墮檐之瓦猶有聲也。

古人各體已不能兼工，大約自前代文人，始以不全爲恨。然總有偏至處，餘能站得住，即是好手。朱竹垞謂看人詩若古體太少，今體太多，五言少，七言多，必非作家。袁子才謂古體如雅、頌，今體如國風，亦頗有理。鄙意以爲古體如古文中之有金石碑板文字，八股中之有理典長題，既要有一大部稿，缺了一種，自是不全美，生到今日，便比不得古人。

五古常有整句是正格，七古用整句亦是正格。蘇、黃五古多不用整句。李、杜歌行，風雲變態，不

可測其出沒。能效則效，可量力爲之，不可勉強，亦不可畫地自界，到實在知難而退，人事盡矣，庶乎無憾。

淺人多淺視郊、島兩家詩，初未嘗深究之也。東坡不甚喜東野詩，其天才雄邁，不能如此之喫苦耳。然必能爲東坡之「千山動鱗甲，萬谷酣笙鐘」，方許稍稍雌黃之。後之學東野甚多，卻要說是學杜、韓撐門面，最是可笑。如王幼華之「峽亂無全天」，非從東野之「楚山爭蔽虧，日月無全輝」化出來耶？評者必稱爲學杜。

閩仙五古精舍云：「耳目乃鄺井，肺肝乃巖峯。」贈友云：「一日不作詩，心源如廢井。」寓興云：「今時出古言，在衆翻爲訛。」語語有真氣，有真性靈。人於讀王、孟、韋、柳後，不讀郊、島兩家，猶是缺典。五律尤極瘦峭之能事。然五律終當以杜爲宗，大則「奇兵不在衆，萬馬救中原」，小則「行蟻上枯梨」，「細麥落輕花」之類，無所不有也。近日高密李十桐增選唐人主客圖，亦五律入門正法。但山東學者多爲此本所囿，洋洋大國之風，幾乎息響，非十桐之過，學之者之過也。

晚唐劉駕五古詩，極有風味。如送人歸嵩少云：「要路在長安，歸山却爲客。」酒醒云：「不記折花時，何得花在手？」不僅東坡所稱「馬上續殘夢，馬嘶時復驚」二語。人當讀韓、杜後，偶看此種以博其趣，如連日食大塊肥肉，忽喫蛤蜊湯一碗也。

有明一代之詩，終當推何、李，其氣魄骨力自在也。李學工部，多有痕迹未化，知其短處則可耳。近人乃有謂明一代無詩，真是何說話！謂本朝之詩不輸於明可也，即謂有過於明亦可也，謂明無詩

則大不可。

楊升庵、徐青藤是豪傑之士，當何、李登詞壇，獨不與之合。詩雖非中聲，然才氣生動可嘉。本朝漁洋登詞壇，陳午亭、趙秋谷、查初白不與之合，亦是豪傑之士。然一代有一代之風氣，雖賢者不能不爲之囿。近來蔣心餘、黃仲則輩出，大變漁洋之風。其實不歸三唐，則歸兩宋，含蓄刻峭之不同耳。「深谷野禽毛羽怪，上方仙子鬢眉纖」，東坡句也。「生才固有山川氣，卜築兼無市井囂」，荆公句也。「汝南去葉纔百里，賤子與公皆少年」，山谷句也。心餘、仲則多宗之。久則變，不變則不能推陳出新，勢所不得不然。漁洋之「吳楚青蒼分極浦，江山平遠入新秋」，未嘗不佳，然無人瓣香矣。後此之變，大概跳不出古人範圍，惟能各人自留情性面目耳，夫子所謂「雖十世可知也」。

七古，高、岑、王、李是一種，李、杜各一種，李長吉一種，張、王樂府一種，韓一種，元、白又一種，後人幾不能變化矣。東坡雖是學前人，其橫說豎說，喜笑怒罵，跌宕自豪，又自成一種。此下更無變法。山谷、遺山皆好到極處，然不能變前人也。六一、介甫學韓。張文潛、晁無咎輩是學韓、歐、東坡。陸放翁、虞伯生此體亦佳。楊鐵崖、謝皋羽、張玉笥是學張、王樂府、楊、謝奇闢處，尤能上追長吉。若任華、盧仝，則又不當去學。前明當推何、李。本朝此體，人各有能處，無專門名家也。

作詩先自家擬題目，或偶有得句足成，再加以題；或是先生所命，或同道中共擬。能做自家題目，不能做人家出的，與能小題，不能大題，皆是工夫不到。於可以動得手時候，漸漸鍊至酒酣鬪捷，優伎當前，總可還他一首妥當詩出來，方能出門依人生活。如今日之雋三是也。若不用出門謀生，即

爲陳無己之靜卧吟榻，未嘗不可。

鄴都引〔一〕：「畫攜壯士斫堅陣，夜接詞人賦華屋。」非曹公不足以當之。上馬能擊賊，下馬作露布，甚非易事。想到此種，人生七尺軀，只解伏案弄筆墨，真昌黎所云「人生但如此，其實亦可憐」也。平居誦陶、韋詩，可以平矜釋躁；讀此種句，與唐人邊城塞上之作，可以壯心寄膽。

「屋上春鳩鳴，村邊杏花白。持斧伐遠揚，荷鋤覘泉脈。歸燕識故巢，舊人看新曆。臨觴忽不御，惆悵遠行客。」此詩整而不板，舊而實新，學右丞此種爲最。其五律前人論之甚詳。終南山詩結句稍弱，由於前半氣盛。即如太白之「犬吠水聲中」一首，何等穠秀，結到不遇道士恰好。但「愁倚兩三松」，畢竟是爲韻所限，不得不爾。詩之不能全美，盛唐已然，何論中晚！但學者不得援此以自解耳。皇甫持正題浯溪石云：「次山有文章，可惋只在碎。然長於指叙，約潔有餘態。心語適相應，出句多分外。於諸作者間，拔戟成一隊。」意所欲言，筆即隨之，清白如話家常，從陶公入，不從陶出也。余中年極喜此種。

義山五律，冥追玄素，魂出魄現，神工鬼斧，莫喻其巧，工部後一人而已。當潛心玩味，即於作試帖，亦大有裨益，不僅常時所誦「池光不受月，野氣欲沉山」等句也。馬戴諸人非不佳，然於義山只是附庸。李才江不僅師長江，其得意處全得力於工部，不可不知。

溫飛卿七律，如贈蜀將、馬嵬、陳琳墓、五丈原、蘇武廟諸作，能與義山分駕，永宜楷式。至皮、陸兩家，多工於琢句，可讀可不讀。司空表聖神韻音節，勝於皮、陸。方干、羅隱、鄭谷、周朴輩，皆有可

觀。至「鴛鴦」、「鷓鴣」等名目，皆近場屋一派，又當別論。大約晚唐諸人詩，總當以義山爲宗，餘皆從略。

貫休詩是三唐好手，不僅冠於諸僧也。臨高臺云：「涼風吹遠念，使我升高臺。寧知數片雲，不

是舊山來？」古離別云：「離恨如旨酒，古今飲皆醉。只恐長江水，盡是兒女淚。」此種妙思，非太白

不能。戰城南云：「萬里桑乾傍，茫茫古蕃壤。將軍貌顚顚，撫劍悲年長。胡馬尚陵偏，久住亦非

強。邯鄲年少輩，箇箇有伎倆。拖槍半夜去，雪片大如掌。」詩有奇氣，絕不同於貌肖古人。古意云：

「乾坤有清氣，散入詩人脾。」尤是慧根人語。江邊祠云：「松森森，江渾渾，江邊古祠空閉門。精靈

應醉社日酒，白龜齧斷菖蒲根。花殘冷紅宿雨滴，土龍甲溼鬼眼赤。天符早晚下空碧，昨夜前村行霹

靂。」匡山老僧庵云：「簣簣紅實好鳥語，銀髯瘦僧貌如祖。香烟濛濛衣上聚，冥心縹緲入鐵圍。白

麝作夢枕藤屨，東峯山媪貢瓜乳。」此種詩上追長吉，下啓皋羽、鐵崖，詩教廣大，正不可刪去此等。緣

能抱奇氣行於文字之間，不同行尸走肉，所以不可棄擲。五律如「竹鞘奮刀缺，松枝獵箭牢」。塞上

云：「月明風拔帳，磧暗鬼騎狐。」朔雲含凍雨，枯骨放妖光。」大河流敗卒，寒日下蒼烟。」送僧入山

云：「山響僧擔穀，林香豹乳兒。」題院云：「泉聲掩卧榻，雪片犯爐香。」何物阿禿，乃能如此！

有明五律推謝茂秦、徐迪功，謝厚而微嫌於實，徐清而微嫌其薄，由於學杜而筆氣不靈，學李而才

力不雄，不能不犯此小疵。屈翁山後出，能以古體行於律中，然亦有極整鍊處。學者當從整處學去，

太散終竟非法。工部於起二語對，下二句始散行，未有四句全不對者，即太白、襄陽，亦偶有之耳。

近時海內名下士，有「作詩要新，作字要舊」之說。我想字要舊，是不寫館閣體之謂。然名士之字，長一片，短一片，亦有舊的太可笑者。詩要新，「新」字要認得真切，有從字面新進去者劣，有從意思新出來者優，不可不辨。放翁謂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」。天成之物象，未有不新者，試看天上風雲，頃刻有新色。

從前偶見前朝人文集，開卷即有擬古詩十九首者，夫此安可擬之哉！試看太白古風一卷，有一句一字依傍古人否？學古在神不在迹，譬如優孟裝關帝，焉能真是關帝？說來好笑，可以悟矣。

學問一道，最怕自家不認得自家。李亦公然以爲是太白，宜其死於廁。昌黎云：「世無孔子，僕不當在弟子之列。」亦是自家能認得自家處。世之昌黎少，李亦則不少。

胸中時時刻刻要有古人，自家魂夢皆與之接焉。當落筆時，則一意孤行，破空游虛，及至脫稿，不能及古人之半。若先東怯西怕，安心作不濟漢，永無出頭日期。

吾陽城詩人，午亭是天下士，不僅式一鄉一邑。前代之王疎庵、張藐山，非專門，難與抗行。後來田退齋工詩，卻未多見。繼之者爲郭冀一、田楚白、張芝庭、王青甫、衛容山、樊梅軒、王魯亭、陳明軒，余曾刻八人詩爲樊南詩鈔。再稍後則爲雋三、金門、禮垣與余。後起少年，余曾與之結樊南吟社。多年不歸里，聞諸生忽作忽輟，多不認真，午亭之香，危乎幾息。

海內近人詩，余所及讀者不下百數十種，袁子才新穎，蔣心餘雄健，趙甌北豪放，黃仲則俊逸，當以四家爲冠，餘則各有好處。此事必須如此用工夫，見人家好詩，自家不能，先有愧色，然後發憤去

做，與天下人論詩到了頭，尚恐不能一與之較伯仲。若先夜郎自大，既不得與海內人接交，又不曾見得海內人著作，意謂左近惟我算可以去得的，一自滿便不能長進。

樂府不傳久矣，歷朝紛紛聚訟，究亦不知何說近是。李、杜偶爲之，皆以現事借樂府題目，不另立名色，即雜於歌行中，最是。若只就題面演說，則了無意味，可以不作。張、王、鐵崖皆不能近古，成其爲張、王、鐵崖之歌行詩可耳。自尤西堂有明史百首，後之作者日衆。

大凡好大喜多，皆是一病。工部有一百韻長律，元、白亦有之，後人讀之已少。竹垞亦有風懷二百韻、鴛湖權歌一百首；近人亦多有作絕句百篇、長律一二百韻者，出以詫人，其實工少拙多。又好學宋人，疊韻不休，皆不關係人之能詩不能詩。余四十歲以後，方有疊韻詩，偶爲之，非所好也。疊韻詩有極難押之韻，苦思幽索，忽能押得倒，亦自可喜，不必以此矜長耳。亦有作慣用韻詩，反不能自成一首，更不成事。

古歌謠七古之源，其中多不可解處，諸解亦難盡信。我讀書從來疎節闊目，不能穿鑿，要惟熟其音節、用韻、神味可耳，何必強解！即如木蘭詩，賞其佳焉可也，何用考證是某人作，究竟誰見其人秉筆？近來考據家太多，曠日持久，考出一條來，如獲至寶，隔不多時，見一種書人家已有了，白費工夫。

蘇子美之「濤面白烟昏落月，嶺頭殘燒混疎星」，「遠嶺抱淮隨曲折，亂雲行野乍晴陰」，王元之之「風疎遠磬秋開講，水響寒車夜救田」，皆從夢得、義山兩家入手，方有此深造獨得之能。至張乖崖之

「官舍四邊多種竹，湖溝一面近生蘆」，「病嫌見客低徊甚，老覺臨官氣味粗」，梅宛陵之「夾道名園迷屈曲，壓枝秋實亂青紅」，則純乎宋人矣。孔常父在北宋時，亦是好手，其歌行體張文潛不能過也。七律如「冷風有意生空闊，密雪無聲下廣寒」，「一江見底自秋色，千里無風正夕陽」，亦疎朗可誦。

王介甫詩，昔人謂如鄧艾用兵，專以奇險爲功，確論也。古體學杜、韓而不襲，殊勝六一；今體亦能我行我法，依傍一空。余另有讀本，真卓然大家也。

詩以有真氣爲主。曾記得張文潛雜詩句云：「興哀東坡公，將掩邨山墓。不能往一慟，名議真有負。可能金玉骨，亦逐黃壤腐。但恐已神仙，裂石終飛去。」又云：「我不知暑退，但覺衣汗乾。頗怪庭中天，湛然青以寬。」不襲唐人聲調，不落宋人習氣，居然好手，不可多得。

南渡後以劍南爲大家，集中如玉局觀拜東坡畫像，可謂傾倒之至。昌黎極力推尊李、杜，放翁極力推尊東坡，俗所謂豪傑能認得豪傑也。後人如錢牧齋偏要攻擊何、李，現今詞人偏要攻擊漁洋，是
不及古人處。雖何、李、漁洋不得與李、杜、東坡比，不相師可也，何必詆之哉！

少讀說詩碎語，謂楊誠齋詩如披沙揀金，幾於無金可揀，以是從不閱看。四十歲後方稍稍讀之，其機穎清妙，性靈微至，真有過人處，未可一筆抹殺。今摘句於左：

第一首句云「遙松烟未消，近竹露猶滴。石峯矜孤銳，喜以江自隔。清潭涵曦紫，碧岫過雲白。回瞻宿處隄，路轉不可覓」云云。第二首云「昨宵望石峯，相去無一尺。今日行終朝，祇繞石峯側。石峯何曾遠？江路自不直」云云。第三首云「澄潭涵晴暈，不風自成花。回流如倦客，出門復還家。江晴已

數日，新漲沒舊沙。知是前溪雨，溼雲尚橫斜」云云。碧落堂晚望荷山云：「荷山非不高，城裏自不見。一登碧落堂，山色正對面。」又云：「指揮出伏兵，萬騎橫隔岸。後乘來未已，前驅瞻已遠。」此皆無忝於古作者。袁子才單學其「屋角忽生明，山月到庭戶。似憐幽獨人，深夜約清晤。我吟月解聽，月轉我亦步」等句，靈機獨引，未嘗不佳，其弊恐流於淺滑，不可不知也。誠齋七古，如太平寺徐友畫清濟黃河云：「波浪盡處忽掀怒，攪動一河秋色暮。分明是水纔是畫，老眼向來元自誤。佛廬化作金柁樓，銀山雪堆風打頭。此身飄然在中流，奪得太乙蓮葉舟。」東山云：「天風忽吹白雲拆，翡翠屏開倚南極。政緣一雨染山色，未必雨前如此碧。」南海廟云：「青山缺處如玉玦，潮頭飛來打雙闕。晴天無雲濺碎雪，天下都無此奇絕。」題東文嶺瀑泉句云「石如鐵色黑，壁立鏡面平。水泛鏡面一飛下，斬笛織簾風漪生」云云。石知水力倦，半壁鍾作玉一泓。水行到此欲小憩，後水忽至前水驚。分清裂白兩派出，跳珠躍雪雙龍爭。不知落處深幾許，但聞井底碎玉聲」云云。如此歌行，刻意生新，非才情絕大者不能。世人輕之者但舉其夜雨句云：「夢中搔首起來聽，聽來聽去到天明。」何直一哂！

宋釋惠洪詩，方於貫休，古體氣質稍粗，今體七律殊佳，在宋僧中亦好手也。古體春去歌云：

「吳蠶睡起未成繭，肺腸已作金絲光。」大類太白。七律如「盤空路作驚蛇去，落日人如凍蟻行」，「永與世遺他日志，尚嫌山淺暮年心」，「歛目舊游真可數，蓋棺前事尚難知」，「不知門外山花發，但覺君來笑語香」，「顧紹神情掃秋晚，瘦權詩句挾風霜」，「山好已無歸國夢，老閒猶有讀書心」，「一軒秋色侵衣重，半夜波聲拍枕來」，「枕中柔櫓驚鄉夢，門外秦淮漲夜潮」，真能於蘇、黃外，又作一種筆墨，讀之令